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九回 井勇一郎情感美惠子 促狭三谋窥探三县城

井勇一郎为何要把惠子送给刘敬皇？这里边大有文章。惠子是日本青年学生，十七岁，正是含苞待放的青春年华，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甜蜜的希望和梦想。自从侵华战争开始，一批批美丽的日本少女被送到前线做了军妓，惠子也没能幸免，随着大批姐妹来到了徐州。

惠子年轻貌美，长得像一朵初绽的樱花，但面容憔悴，两眼噙着泪水。这让初见到她的井勇一郎想起了自己的妹妹，这个姑娘长得很像他的妹妹，他起了怜悯之心。走到惠子面前问了她的家乡地址和姓名，才知道惠子是他姨妈的女儿。他不忍心让自己的表妹受尽折磨，利用少佐的特权，以缺少文秘为由，把惠子留在了自己身边。

中秋节晚上，惠子特意整了几个家乡菜，拿一瓶日本清酒，端到井勇一郎卧室里说：“咱在异国应该入乡随俗，同中国人一样，过个快乐的中秋节。”

井勇一郎一觉醒来，床单上尽显斑斑血迹，他明白惠子为他献出了贞操。

惠子怀孕了，这是晴天一声惊雷！首先惊醒的不是惠子，而是井勇一郎。按日军法規，军妓是不准怀孕的，怀孕需剖腹取子，百人无一生还。前线军官不准临战娶妻生子，如有违者罢黜官职，送军事法庭问罪，其妻其子无一生存，这就是法西斯毁灭人伦的军事条律。两个人无可奈何，最后决定委曲求全，才想到了好友柳会农。先保住惠子母子性命，以后再说。

言川大佐到商丘后，短时间内占领了虞城、夏邑、永城，为徐商铁路线扫清了障碍，得到冈村宁次的嘉奖，冈村宁次鼓励他再接再厉拿下亳州、柘城、鹿邑。言川大佐召井勇一郎商议作战计划。

井勇一郎说：“司令官阁下，鹿邑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，强攻必败。”

言川司令说：“是否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，兵未到鹿邑，就全军覆没了，害怕了吧！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我接受上次教训，又对鹿邑县城进行了全面了解。第一，国共两党团结密切，军民关系十分融洽。第二，鹿邑城墙坚固，这是我亲自看到的，拥有主力军六百多人，再加上最近被俘的三百多名保安团的人，将近一千多兵。第三，鹿邑县有自制的飞天雷，是致命的杀伤武器，坦克车也能轰上去，一个飞雷炸开，半径百米之内不再有活物。第四，鹿邑县是神仙之地，不可侵犯。作为我们军人，不信那一套，但是他们深信有神仙保护，起码能鼓舞士气。第五，我们对鹿邑最近的内部情况一无所知。兵家云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，盲目进攻，乃用兵之大忌。第六，柘城有涡河抗日纵队近千人，亳州双沟、鹿邑白马驿有共产党彭雪枫抗日部队近千人。如果强打鹿邑，必须得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，城好围，援怎么打？我方军力不够，若全员出动，商丘空虚，被端了老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一席话说得言川司令无言以对。随口问井勇一郎：“你看应该如何进攻？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依我看，对亳州、鹿邑、柘城先派人侦察，根据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再拟订作战方案。”

言川司令问：“你看侦察任务交给谁办更合适？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这个任务应该交给洪百金，如果是我军的人去，不懂汉语，不了解民俗，一张口就会暴露身份。”

言川司令说：“那你抓紧安排，冈村宁次总长准备攻开封、郑州，打通郑徐铁路线，转向京广线，直取武汉。就怕豫东不稳，切断了商徐运输线，前功尽弃。”

向阳大酒店在商丘市大隅道，包间、大厅均客满，吆五喝六，猜拳行令，热闹非凡。二楼四号房间一桌坐了八个人。主座是徐州新来的保安团团长洪百金，其父洪胜义，父子两个以前做生意，靠诈骗为生。次座坐的是副团长章过刀。章过刀原名章蚌酋，是徐州地痞流氓头头。在座的还有保安团一营营长吕胜，二营营长夏超，三营营长郝成，机枪连连长杜礼怀和两个洪百金新培养的探子，一个叫吴能，另一个叫孔居。

井勇一郎指示洪百金十日内把亳州、鹿邑、柘城三县的抗日武装部队的防护情况、活动范围、城防设施、武器装备、指挥官的身份资历，全部探听清楚，打一个报告给他。

洪百金向诸位传达了井勇一郎的指示，让大家畅所欲言如何完成这项任务。

最后商定由吕胜、吴能打探亳州，夏超、孔居打探鹿邑，郝成、杜礼怀打探柘城。

他们在四号房商量的机密，被五号房里的客人听了个全部，并通过隔板缝隙把每个人的长相看得一清二楚。要问五号房里的是何人，就是涡河抗日纵队侦察连连长张大年夫妇。

张大年听说从徐州调来大批日伪军，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，夫妻俩乔装打扮进了商丘市。走到向阳大酒店，发现这帮伪军前来喝酒，就随着进来了。酒店老板孟方明是地下情报员，特为张大年夫妇开了这个房间。张大年夫妇立即把情报交给了情报站站长韩君吾。

亳州抗日纵队昨天接到商丘情报站的消息，有两个汉奸来探究军情，已通知各个酒店、旅馆、繁华场所各有关人员严加防范。一旦发现，立即报告。

吕胜、吴能到了亳州，进了一家包子店，把牛(ou)肉说成了牛肉，卖包子的老板发现他俩不是本地人，怕是汉奸，应付着他俩，让手下报告去了。

吕胜、吴能坐着等待酒菜，不懂掌柜的说他们“着板”的含意。因为这次来亳州是打探消息的，怕被发现，回头问在座的客人：“掌柜的刚才说俺俩‘着板’啥意思？”

客人告诉他：“是掌柜的奉承你俩有钱、大方。”

“着板”二字是亳州人独特的方言。两个字代表的含意甚广，无论好事坏事，都能用此二字形容。

酒菜上来了，两个人大吃大喝。正在这时，吕胜、吴能觉得腰里有件硬东西，一愣神，枪被人下了。扭头一看，每人身后各站了两个人。慌忙打躬作揖，口里喊着“长官饶命！长官饶命！”

来这四个人，一个是侦察连连长肖枫，一个是民兵队队长蒋祥，另两个是民兵队

员。肖枫用枪顶着吕胜说：“吕营长一路辛苦啦！”指着对面的吴能说：“这位是你的助手吴能吧，对不起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

夏超、孔居来到鹿邑，在街上不敢走动，直接住进了旅馆，特别是孔居，吃饭都不敢下去。吃喝由夏营长出去买，在屋里吃饱喝足睡觉。至于情报，根本没当回事儿，一晃三天过去了。

夏超说：“吃饱就睡也不是办法啊。这样吧，今天傍晚，咱俩以看老君台古迹为名，你前头走，我在后边保护你。站在老君台上能看到全城风貌，鹿邑城防设施尽收眼底，也算是收获呀。”

孔居说：“你这法子我看也行。”

傍晚，夏超、孔居揣好良民证，把手枪藏在床下，一前一后去了老君台。一路顺利，上了老君台，把鹿邑全境看在眼里记在心上。晚上九点，高兴归来的两个人进屋一开灯，惊呆了。

只见床上坐着两个人，扭头想跑，见门外也站着两个人，路被封死了。床上坐着的是姜涛、刘洪，门外站着的是柳怀锐、宋铁柱。

姜涛说：“夏营长来到鹿邑三天了，你和这位孔居弟，吃饱就睡、睡饱就吃，完不成任务，回去如何向主子交差呀？”

夏超吓得大汗淋漓，孔居两腿打颤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

夏超说：“我听说鹿邑县是神仙宝地，鹿邑人真神也！”用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，强作镇静地说：“敢问兄弟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啥名谁？事情知道得这么清楚？您是什么人？”

姜涛说：“我是鹿邑抗日纵队的姜涛。自从你俩住进这个房间，一切行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。”

孔居爬到姜涛面前说：“长官，我不再当日本人的狗了，你让我留下吧，我跟你们一起打鬼子。”

姜涛伸手把孔居从地上扶起来，并让他与夏超都坐在凳子上。

夏超说：“姜队长，我知道当汉奸没有好下场，但那都是被逼的。”

姜涛说：“你枪杀抗日志士，是日本人逼你干的，这些罪恶应该算在日本帝国主义头上。我希望你能改过自新，重新回到中国抗日民族战线中来。”

夏超听了姜涛的话很激动，忽地站起来说：“姜队长，你让我怎么做？”

姜涛说：“你们俩写个悔过书，愿意加入抗日同盟，以表你们悔过自新的决心。再把日军的全部编制、分布驻防情况、辎重存放位置、最高指挥官的活动规律全部写出来。这是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。过两天我会编份假情报，让你们回去好交差。以后你俩记住接头的暗语，自有人跟你们联系，安排任务。咱丑话说在前头：忽高忽低山涧水，易返易复小人心。你们俩一言一行都在人民掌控之中，如存有侥幸心理，随时有人执行勘行动。”

夏超问：“让我们在哪里写？是在这，还是去你们保安队？”

姜涛笑了笑说：“就在这里写吧，明天中午我请你们吃饭。”

三营营长郝成，机枪连连长杜礼怀的任务是窥探涡河抗日纵队军事情报。两个人到了大作镇就停下了，这是杜礼怀的主意。杜

礼怀预感到柘城绝没有好结果，就与三营长郝成商量：“郝营长，依我看，先不要急于进县城，城里尽是抗日纵队的人，咱俩一旦被发现，事情就麻烦了，不但得不到情报，弄不好连小命都得搭上。”

郝成同意了。

大作镇传说是炎帝的故乡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就有庙会。郝成和杜礼怀在大作镇东西街路南春光旅店已住了三天。这天正是农历四月十五，听旅店老板说神农庙会非常热闹，两个人就想去会上溜达溜达。一来是散心，二来想听听抗日纵队的消息。

这里有个五亩多地的小广场。广场上有位算命先生，五十多岁的样子。郝成走上前去凑了会儿热闹，扭头不见了杜礼怀，这小子去哪儿了？

杜礼怀来到会场，专看漂亮娘儿们，根本没有心思打听抗日纵队的情报，他趁郝成算卦的机会溜了。这时正巧有个中年妇女到高粱地里方便，他悄悄地摸到女人背后，强奸了她。

那个被强奸的女人擦净身上泥土，整理好头发回去了。被贼人强奸之事，又没有第三人知道，碍着面子没有声张。

郝营长在会场找不到杜礼怀，就回到旅店了。进屋一看杜礼怀在床上躺着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这小子去哪里风光了，让我等得好苦哇！”

杜礼怀说：“在你算卦时我去高粱地方便，出来就找不到你了，我只好先回来。”杜礼怀瞪着两眼说瞎话，气得郝成没法接话。

该吃中午饭了，两个人到餐厅要了四个菜一壶酒两碗汤。杜礼怀今天心情格外舒畅，吃着喝着，嘴里还抽空哼着小曲。酒菜吃完了，两碗汤没有上来。杜礼怀大声喊：“掌柜的，汤怎么搞的，酒菜都吃完了，汤还没有端上来，干死啦！”老板娘听见有人高声喊，不由自主地往里一看，激凌凌打个寒颤。这个要汤的就是今天中午强奸她的那个贼人。

汤做好了，老板娘让人端去了。

两个人喝完了汤，刚到楼上，感到肚里咕咕乱响。

老板娘把老板叫到一边，对他说：“楼上那两个客人是贼人，来历不明，你赶紧去镇公所报告去。”

老板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贼人？”

老板娘说：“我看他们腰里有枪。赶紧去，别让他们跑了，我在店里看着他们。”

掌柜的去镇公所报告去了。

郝成、杜礼怀突然食物中毒。杜礼怀告诉郝成说：“郝营长，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，赶紧离开此地。”

两个人正想夺门而出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门被警察堵上了。杜礼怀慌忙打开窗户，想跳窗而逃，一眼看见中午在高粱地里玩过的女人站在厨房门口，这才明白事情就坏在这个女人身上。对准这个女人就是一枪，女人随着枪声倒下了，杜礼怀又对着屋下的警察胡乱打了两枪。在跳窗户之时，杜礼怀被窗户木框上一个铁钉挂住了衣服，被挂在了墙上，几个警察对着他开了枪。杜礼怀脑袋一耷拉，手枪丢在了地上。郝成看到杜礼怀死了，再对抗也是死路一条，就举手投降了。众人把老板娘送进医院抢救，郝成被绑着带走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